



实用主义与美国思想文化译丛

丛书主编 陈亚军

Having the World in View
Essays on Kant, Hegel, and Sellars

John McDowell

将世界纳入视野

论康德、黑格尔和塞拉斯

[美] 约翰·麦克道威尔 著
孙宁 译



非外借

復旦大學出版社



实用主义与美国思想文化译丛

丛书主编 陈亚军

Having the World in View
Essays on Kant, Hegel, and Sellars
John McDowell

将世界纳入视野

论康德、黑格尔和塞拉斯

[美] 约翰·麦克道威尔 著
孙宁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将世界纳入视野:论康德、黑格尔和塞拉斯/(美)约翰·麦克道威尔(J. McDowell)著;
孙宁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8
(实用主义与美国思想文化译丛/陈亚军主编)
书名原文: Having the world in view
ISBN 978-7-309-13581-7

I. 将… II. ①约…②孙… III. 哲学-文集 IV. B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4489 号

HAVING THE WORLD IN VIEW: Essays on Kant, Hegel, and Sellars by John McDowell
Copyright© 2009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8
by Fudan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9-2018-783

将世界纳入视野:论康德、黑格尔和塞拉斯
[美]约翰·麦克道威尔(J. McDowell)著 孙宁译
责任编辑/方尚琴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86-21-65642845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7.5 字数 215 千
201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3581-7/B·657
定价: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出版基金
上海市新闻出版专项资金
资助出版

作者介绍

约翰·麦克道威尔，美国著名心灵哲学家、新实用主义者，现任匹兹堡大学教授。其著作在国际哲学界有着广泛影响和声誉。除了专著《心灵与世界》，他还出版了四卷影响重大的论文集，论题涵盖心灵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各个方面。已译成中文的著作有《心灵与世界》。

译者介绍

孙宁，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实用主义、新实用主义美学和心灵哲学等。已在国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并翻译杜威著作两本。曾在美国杜威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并参与杜威课堂笔记的编定。

内容提要

在这本广受讨论的书中，麦克道威尔不但从分析哲学家，还从欧陆哲学家那里汲取灵感，分四部分讨论了认识论和心灵哲学的基本问题。第一部分以塞拉斯和康德关于意向性的讨论为主题；第二部分论述塞拉斯、康德和黑格尔的关系；第三部分是麦克道威尔对黑格尔的解读；第四部分围绕塞拉斯式主题再次对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论述。本书汇集了麦克道威尔自1994年出版《心灵与世界》以来所发表的主要论文，代表了他晚近的基本立场和主要思想历程，对于全面理解和把握麦克道威尔的思想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总序

陈亚军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实用主义在西方思想学术界强劲复活,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它的影响正越过学院的围墙,深入到美国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实用主义和美国思想文化互为表里,形成了紧密的关联与互动,以至于要了解当今的美国思想文化之精髓,不能不了解实用主义;反过来,要理解实用主义,也不能不研究美国思想文化。

研究的第一要事是翻译。没有对研究对象的全面系统的翻译,深入的研究便是一句空话。说得更加极端一些,翻译本身就是研究的一部分。套用康德的话说:“没有翻译的研究是空洞的,没有研究的翻译是盲目的。”出于这一考虑,在主持“实用主义与美国思想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的同时,我们也主持翻译了这套译丛。希望二者可以相互支撑,形成互补。

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实用主义尤其是古典实用主义经典的移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新近《杜威全集》(38卷)中文版的问世,是这些成就最为醒目的标志。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相对而言,在实用主义的庞大家族中,我们对于皮尔士、罗伊斯、米德、席勒这些实用主义者的重视还远远不够,对于过渡期的实用主义者如刘易斯、莫里斯等人还缺少关注,对于新实用主义者的最近成果的追踪也不够及时,而对于相关的实用主义与美国思想文化的相互影响,更是难见一瞥。所有这些不足,都是本译丛立志要改变的。

本丛书的译者多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青年才俊。我们会尽自己

的最大努力,为读者提供可靠的优秀翻译成果。但翻译从来就是一项艰苦的事业,由于能力水平的局限,出现错误是可以想见的,我们将努力减少错误,同时也衷心期待来自各位方家的批评指正。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对此,学术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都责无旁贷。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感谢你们对于本丛书的大力支持!

前言

1997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了题为“将世界纳入视野”的伍德布里奇讲座(本书的第一部分),本书的标题即出自于此。

归在讲座副标题“塞拉斯、康德和意向性”之下的几篇文章主要讨论塞拉斯对知觉经验深刻的康德式解释。在理性主体的经验中,事物是被给予主体的,后者由此获得一种只有理性主体才能拥有的、位于理由空间中的知识。这是否就是塞拉斯拒斥的作为所予神话的所予性?不是。但这样说的原因只是因为理性主体的经验(由被给予的事物获得理性知识的经验)本身需要用到属于理智的能力,也就是知性。

知觉经验即使被理性主体享有,也包含着感性。感性并不是理性主体特有的。根据塞拉斯的解释,一个康德式立场要求感性从外部限制包含在经验当中的知性。我认为与这一解释相对的是下面这个观念:感性在康德式立场中扮演了这样一种角色——在理性主体的经验中,从概念能力那里获得信息的是感觉意识。在我写作第一部分的几篇文章时,我认为塞拉斯的图景中包括了知性能力为感觉意识提供信息的过程,而他附加的外部限制,也就是他所谓的“单纯感受性”,则是感性的另一个更进一步的角色。我在第六篇文章中撤回了对塞拉斯的这一解读。(读者应该由此警惕:现在我并不承认本书每一页上的所有东西。)

塞拉斯认为词语并不是作为意义的占有者而与语言之外的实在元素发生关系。我在第三篇文章中讨论了这个我认为应该拒斥的理论如何与塞拉斯思想中的其他特征一起造成了他无法看到这个关于感性角

色的对立观念。

如果我们像我所建议的那样否认理性——即使是在它的经验性运作中——需要某种外部限制，那么我们的论断很容易就会被听成是黑格尔式的。我在第二和第三篇文章中对这一否认的黑格尔特征做了一些评论，这也是第二部分头两篇文章的核心议题。

至于第二部分中的其他几篇文章：第六篇文章进一步讨论了塞拉斯和我对感性在康德式经验中所扮演的角色所持的对立看法，第一部分的几篇文章正是在这一对立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在第七篇文章中，我试图诱发并维护这样一种观点（塞拉斯式的康德主义和我所建议的替代方案都认同这一观点）：经验只有通过包含知性才有可能获得理性知识。

第三部分的头两篇文章勾勒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某些部分。第八篇文章一开始就重述了第四篇文章的某些材料，并由此引入了对主奴辩证法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认为，较之更为标准的解读，《精神现象学》的这一部分更接近于本文集的主题。第九篇文章虽然进一步远离了纳入世界这一主题，但其中有一部分与我所偏爱的对这一主题处理方式有着相似的特征。如果我们像我建议的那样否认感性从外部限制知性，那么即使感性是动物的特征，而不仅仅是理性动物的特征，我们也无法再把理性动物的感性与他们通过经验世界的过程伪装起来的理性单纯地分离开来。在第九篇文章中，我在黑格尔对行动的讨论中找到一种类似的、希望整合理性动物之理性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伪装成了具有身体性本质的行动者，即使这种具身化像感性一样是动物的特征，而不仅仅是理性动物的特征。

第十篇文章汇集了一些解读康德与黑格尔的要点，这些要点支撑了我就纳入世界这一主题所提出的建议。

第四部分包含了关于塞拉斯主题的几篇杂文。第十一篇文章大部分重复了第一部分的材料，并附加了更多对塞拉斯和戴维森的比较。我在第十二篇文章中主张，塞拉斯的《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不应该被解读

为是在整个取消经验主义,而应该被解读为是在建议一种革新后的经验主义,一种避免了所予神话的经验主义。第十三篇文章讨论了塞拉斯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已经在第三和第十一篇文章中出现过,即意义并非意义承载者与语言之外的实在元素之间的关系。我在第十四篇文章中再一次讨论了在面对所予神话构成的陷阱时,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让理性知识成为可能的那种经验,这篇文章对康德式直观观的讨论要多于任何其他文章,包括以此作为核心的第二和第三篇文章。viii

在引用中我仅给出作者名和著作名,其他的细节则归到书末的文献中。

很多人帮助了本书的写作。我要特别感谢詹姆士·柯南特(James Conant),他为多篇文章的材料提供了帮助,并为本文集做了不可或缺的编辑工作。ix

目 录

前言	001
第一部分 塞拉斯、康德和意向性	001
一 塞拉斯论知觉经验	002
二 直观的逻辑形式	022
三 作为关系的意向性	042
第二部分 黑格尔和塞拉斯的康德式主题	063
四 作为康德之彻底化的黑格尔观念论	064
五 自我决定的主体性与外部限制	083
六 康德和塞拉斯论感觉意识	100
七 知觉中的概念能力	118
第三部分 读黑格尔	135
八 统觉性我与经验性我：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主奴关系” 的非正统解读	136
九 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理性”一章中的行动	153
十 论皮平的附言	173
第四部分 塞拉斯式主题	193
十一 理性的构成性理想：戴维森与塞拉斯	194
十二 为什么塞拉斯的文章以“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为题？	208
十三 塞拉斯的托马斯主义	226
十四 避免所予神话	242
参考书目	259
文章来源	265
索引	266

第一部分
塞拉斯、康德和意向性

塞拉斯论知觉经验

1. 威尔弗里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在他具有开创性的系列讲座“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中给出了以深刻的康德方式思考意向性、思考思维和语言是如何指向世界的大纲(当然讲座的内容不止于此)。此后的十年,塞拉斯的主要工作是《科学与形而上学:康德式主题的变奏》,他将此书描述为《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的后续(第vii页)。塞拉斯的后期著作清晰地说明了其早期著作的康德式导向;他确信他自己关于意向性的思考(或者说他的所有思考)都可以通过阅读康德得到很好的阐明。我认为将下面这一信念归于塞拉斯并不为过:康德对意向性是如何不成问题的说明要比任何人都好,如果我们想说明意向性是如何不成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理解康德的意图。也就是说,我们要重新思考康德的思想,并在必要的时候加以纠正,因为有时我们对康德要做的工作比他自己看得更清楚。塞拉斯有时会毫不犹豫地指出,他对康德式思维所需条件的理解要比康德本人更好。

我认同我从塞拉斯那里解读出的信念:理解意向性的最好方法就是理解康德。我还相信,理解塞拉斯为了成为康德主义者而进行的不断尝试是一个让我们开始欣赏康德,并(基于第一个信念)开始在哲学上对意向性概念感到舒服的好方法。我对塞拉斯的这种恭维带有一点挖苦的意味。塞拉斯完全清晰地阐明了他纠正康德的方式,而我想指出的是,他与康德之间的分歧很能说明问题。我认为,由于塞拉斯哲学观的某个深层结构特征,他并没有完全理解康德式的意向性。我相信,我们

3 可以反思塞拉斯所知的康德原话与塞拉斯认为康德会写的话之间的区

别,从而更清楚地看到康德实际是如何思考意向性的,(基于第一个信念)我们自己又该如何思考意向性。^①

我想在这篇和接下来两篇文章中对康德做一番解读,这一解读是我有幸与我的同事詹姆士·柯南特(James Conant)和约翰·霍格兰德(John Haugeland)一起合作的结果。这里我想说一些标准的前言性的话,这些话并非只是通常那样的例行公事。下面对康德和意向性的理解如果有所助益,全都是柯南特和霍格兰德的功劳,而任何无所助益或讹误之处的责任则全由我一人承担。特别地,柯南特和霍格兰德不应对面这个也许是有悖常情的观点负责:我们可以通过理解塞拉斯如何接近康德的图景来理解康德;他们也不应为我解读塞拉斯的细节负责。^②

2. 塞拉斯《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的主要思想是这样的:出现在人类生活中的某些特殊状态或片段可以被归在某个特殊的范畴之下,比如,作为认识过程(knowings)的特殊状态或片段;另外,我们或许还可加上与之对应的、出现这些状态或片段的特殊人群,比如,作为认识者(knowers)的特殊人群。在做这些特性描述时,我们将这些特征都放到“理由的逻辑空间”中(§ 36)。塞拉斯的观点是:我们将事物放到理由的逻辑空间中时用到的概念性工具无法被还原为任何没有在将事物放到理由的逻辑空间中时起作用的概念性工具。因此,塞拉斯的主要思想

4

① 由此可知,在康德那里,这类间接的方法要想有所帮助是多么困难。迪特·亨里希(Dieter Henrich)在《英语中的两种自然主义》中将我早年在《心灵与世界》(*Mind and World*)中(其中涉及了我将要在三篇文章中考察的问题)对康德的指涉描述为“陈词滥调”。感性应该在每一种(甚至是近康德式的)让意向性观念——主体状态或片段对对象的指向性——变得可理解的尝试中扮演核心角色,这样的说法无疑近乎陈词滥调。但这只是因为这种说法既不是塞拉斯对康德的解读,也不是我试图给出的与塞拉斯的解读极为不同的图景。塞拉斯认为恰当的康德式立场要求概念片段出现在知觉当中,并受到“单纯感受性”的引导。我不相信这幅图景正确地说明了感性在恰当的康德式立场中所扮演的先验角色。如果我的这一信念是陈词滥调,那么塞拉斯就不会像他现在这样去理解康德式思维。我希望这一点会通过这三篇文章得到澄清。

② 我还得益于与罗伯特·布兰顿(Robert Brandom)常年富有成果的交流,他还对这几篇文章的初稿做了极有帮助的评论。

就是要划一条线，线以上是那些处于理由的逻辑空间中的特性，线以下则是那些不处于理由的逻辑空间中的特性。

至于如何区分处于理由的逻辑空间中的特性，我们只有一个反面的界定。但塞拉斯警告我们注意一个特殊的哲学陷阱，即认为某些特殊的线下特性只有通过线上的特性才能实际完成它们的任务。对于有些运作于线下的特性来说，这一诱惑特别强烈，我们也就需要一个正面的界定来引发这一诱惑。塞拉斯有时会建议用下面这种说法来帮助理解他的思想：断言认知事实的特性必须同断言自然事实的特性区分开来。^③他的核心观点用这些概念来表达就是：我们不应该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单纯自然能力——也就是一出生便具有或在单纯的动物成熟过程中习得的能力——的实现来理解认知状态或片段。我认为这里的“认知”就等于是某种“包含了概念”的东西，我将很快给出这样解读的理由。

如果暂且假定这一解读是正确的，我们就能让塞拉斯的思想与康德直接接触。根据这一解读，那些被我们描述为概念能力之实现的状态或片段就处于理由的逻辑空间中。在康德那里，对应于这种理由的逻辑空间的是自由王国。理解这种对应的方法就是聚焦于下面这个康德式的观念上：概念能力本质上是能够运用于判断当中的。判断并不是实现概念能力的唯一模式，这一点是正确的，也是重要的，我将在这三篇文章中对此进行展开。但即使是这样，判断还是可以被单独拿出作为实现概念能力的范型，据此我们可以理解相关意义下概念能力的观念。判断就是决定思考什么，在原则上我们对判断负有责任——判断是我们的自由行为，而不只是单纯地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然，信念并非总是——甚至一般不是——对这种决定思考什么的自由加以运用的结果。

^③ 参见 § 36，并注意 § 5 对此的回应。塞拉斯在 § 5 中对“与伦理学中所谓的‘自然主义谬误’联系在一起”的认识论谬误提出了警告。在 § 36 中，他把置事物于理由空间中与“经验性描述”对立起来，我认为这一方案无甚帮助。

这种体现在负责的判断行为中的自由本质上就是能够根据相关的理性考量对批评做出答复。因此,自由王国(至少是自由判断的王国)可以被等同于理由空间。

塞拉斯将理由的逻辑空间描述为“证成并能够证成某人所说”的空间。^④我们可以明显将此视为20世纪对下面这个康德式概念的阐述,即体现在判断这一范例中的、运用某种自由(这种自由本质上就是对理性的可回应性)的能力。包含在其中的20世纪元素是:这种能力开始被引入语言。

3. 在《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的一个关键之处(第Ⅷ部分),塞拉斯问经验性知识是否有基础,他的回答是微妙的。

通常的经验论基础主义立场并不只是认为所有知识的凭据最终都基于由知觉获得的知识。但除此之外,这一立场认为基础性的知觉知识是原子式的。传统经验论者认为基础性知觉知识的每一个元素在原则上都可以独立获得,既不需要依赖基础性知觉知识中的其他元素,也不需要依赖任何建立在这一基本知识层面之上的东西。

塞拉斯反对传统经验论的地方正是这种假定的独立性。他写道:“人类知识建立在某个层面的命题(观察报告)之上的,这些命题并不像其他命题建立在它们之上一样建立在其他命题之上,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图景是有道理的。另一方面,我希望坚持下面这一点:‘基础’的隐喻是误导性的,因为它让我们无法看到还存在其他经验性命题建立在观察报告上的逻辑维度,以及观察报告建立在其他经验性命题上的逻辑维度。”^⑤塞拉斯并不否认存在将观察报告作为基础的逻辑维度。他只不过坚持认为还有另一个逻辑维度存在,在这一维度中,观察报告取决于

^④ § 36。这也许还和被不恰当地称为“心理唯名论”(psychological nominalism)的理论联系在一起,参见§ 29、§ 31,以及§ 6对这一点的预见。

^⑤ § 38,并参考§ 19。